

打回原形·朱新建

打回严彤

朱新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回原形 / 朱新建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2015.3 重印)

ISBN 978-7-5495-6101-8

I. ①打… II. ①朱… III. ①艺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42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270mm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68千字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定价: 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打回原形 / 代序

朱 砂

朱新建生于1953年，是个画家。这本书洋洋洒洒二十来万字，收录了他这辈子在不同场合下说过的一些话。它们散落在各处，或是发表没发表的文章、笔记、采访录音、讲座记录，都被我一样一样找来，捏在一起，形成了这些文字。历史上有过许多“述而不作”的文本，这里则是有“述”也有“作”，形式上算是一个随笔集子。朱新建刻过一枚闲章，叫“打回原形”，被我借过来用作书名。相对于他的画而言，这些文字应该算是他某种形式上的原形，或深或浅地折射出一些画里未尽的意思。

这本书分成了几个章节，分别叫作“止小儿哭”、“无可无不可”、“枭是枭，鹰是鹰”、“江上一笼统”、“电太不清再”。给章节取名的时候不好说硬是有什么道理，有的取他用过的标题，有的是他在画上的题跋，多是摘自他喜欢的一些词句。这些标题不求准确概括章节里的内容，只是一些隐隐绰绰的指向。章节里对内容的前后隔断也不是决然的分水岭，像是他谈论的那些事情一样，永远相互勾连着，分也分不开。这样态度上的模棱两可，是南方人喜欢的谁都不得罪，也不白也不黑，只带一点赤。

书里很大的一部分是他对绘画的看法。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不免有一些变化，而重复的那部分是他对历史上中国画的高度肯定，以及之后状况的不太理想。像他说的“画画永远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少数人在画，少数人在买，普遍读到的仅仅是印刷

品”。在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得十分传统，偏好一种精英式的文化和审美。他比较反对进入日常文化消费后的状态，所以作品的高度与其社会参与程度不仅没有关系，甚至是相左的。整本书里反复说的是“真诚”和“朴素”，与之相对的则流入一种虚伪乃至谄媚。艺术作为个人语言实际应当是排斥大众的，是一个相对自我的游戏。书里这种多少有些反现代、反社会倾向的观点，被包裹在一种语言魅力之下，好像还挺容易被接受，并不令人感觉到被冒犯。他说话有一种南方人自谦诚恳的口吻，讲的是一些生动白直的故事，让他即便是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也不觉得刺耳，乍听之下觉得可以和他是一拨的，甚至主动和他站在一起。

在绘画之外，书里还有一些更为宽泛，对广义上的文化以及社会的看法。通常此类话题不太讨巧，难免流于世故。但是朱新建有规避陈词滥调的本事，即便是在他宣扬一些普世价值的时候。似乎可以归结为他不以文字为生，所以不太有文学上的野心，就可以弄得比较轻松。即便像是普鲁斯特这么啰唆的人，在谈到艺术时，也远比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可爱得多。当朱新建涉及文学、历史或是其他与之距离更远的领域时，他有较真的地方，泛泛的居多，更像是过过嘴瘾。重要的不在于他的知识点是否经得起推敲，而是他的感受，是他透露出来的创作动机、由来和标准。在这个方面，他理直气壮得有些蛮横，却是再掏心窝不过的话。

书中剩下一些不太成文的部分被彻底打散，统一罗列在最后一个章节里。短的两三句话，长一些的不过百十来字。应该说这个部分最像朱新建，有对日常的细微敏感，更有不经意的失于散漫。关于这点，有人说叫“性情”或者“风流”。我对这些过于传统的修辞有些陌生，总觉得可疑，如果不是存着多卖两本书的心思，

我更倾向说有些任性乃至恣意妄为。这些文字里很能透出他性格里的那种无所谓，对什么都不太在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否定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学。他爱说一个故事：“一人射箭，先画一只鸟来射，未中；把鸟画大，仍未中；就先射箭，后画鸟，果然百发百中。”这种坐地搓脚似的腔调，能有效地消解一些对于碌碌无为的忧虑，减少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怀疑。特别是对我这种假装有点理想，实际一脑门子功名利禄的人，也能在欲望反复的空隙之间得到一些喘息。

这本书前后做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回来去读了太多遍。读进去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人已经不在。只有碰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才发现没法问他了。索性他也从来没管过自己的书，这本也不必例外。

最后要特别感谢陈丹青先生给我的建议及联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感谢杨葵先生对这本书的编辑给出的意见与指正；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周昀先生、魏阳女士及出版社付出的工作；感谢“一千遍”工作室参与过这本书制作的同事们；感谢陈村先生对朱新建在“小众菜园”论坛上文字的整理，以及所有我不太熟悉的，记录过他的文字的朋友们。

二〇一五年一月 在北京

目 录

止 小 儿 哭

- 003. 新文人画
- 009. 画画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 012. 画一无是处的画
- 017. 一百个齐白石
- 020. 人物画
- 025. 山水画
- 033. 花鸟画
- 043. 中国式艺术
- 049. 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
- 055. 鸟王
- 060. 遥想公瑾当年
- 064. 齐白石、林风眠、吴冠中、扬州八怪
- 077. 中国画的戏台
- 080. 性欲的宣泄

无 可 无 不 可

087. 一流大师和六流画家

093. 男盗女娼

095. 毫厘之差

098. 谁能代表中国文化

105. 民间与传统

109. 这简直就是中国

114. 艺术与教养

117. 艺术与市场

121. 一轮明月照姑苏

127. 艺术家与时代

130. 人类特殊的行为

133. 关于造型

135. 艺术与任性

137. 临摹与书法

140. 艺术家需要自信

143. 中国画的位置

147. 过坟地吹口哨

泉 是 泉 ， 鹰 是 鹰

153. 泉是泉，鹰是鹰

157. 各有所需

163. 第一口奶

167. 一勺辣椒酱

171. 玩你一条命

176. 彩色的水

182. 事无不可对人言

187. 判断一个人

191. 女厕所与短裤

193. 课堂里的事

195. 婚姻与后代

199. 艺术与真诚

204. 画画本身的意义

207. 奇怪的游戏

210. 只要你敢画

江 上 一 笼 统

- 215. 聊聊读书
- 222. 儒家的问题
- 227. 谈禅宗
- 237. 不许大小便
- 240. 电影终将会成为一门艺术
- 243. 痛快与本能
- 249. 何福消受
- 255. 色情最重要
- 260. 女人难画
- 264. 不太有所谓的贞洁观
- 268. 茶与绘画是有联系的
- 270. 取哪桶水
- 272. 重新发牌
- 275. 老实加善良
- 277. 臭鱼
- 279. 我的天性

电 太 不 请 再

283 - 388.

新文人画

“文人画”这个概念在1949年以后是比较忌讳的，因为它和当时的许多政治运动不太合拍。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大陆的文艺突然去掉了“配合运动”，大家似乎都比较茫然。

当时一些比较关注西方思想的年轻人试着介入“新潮”，但似乎一下不太容易找到自己的路。另一些画水墨的人因为可以把画卖给海外的人（当时主要是港台的旅游客人），因此画一些内容空泛、形式雷同的“旅游画”。这时候，各地一些喜欢中国传统绘画（所谓中国传统绘画当然就是指文人画了）的年轻人，开始把自己的画组织成展览，起名叫“南北方中国画联展”。后来，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新文人画展”第一回展，从此开始使用“新文人画”这个名字。到199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第十届“中国新文人画展”，“新文人画”已活动了近十年，是这段时间坚持活动时间最长的艺术群体。

当然，对某种价值的追求是我们每一个画家终生的使命，无论他是“古典的”、“传统的”、“新潮的”，还是别的什么。至于我个人，我喜欢“新文人画”活动，里面有我的很多好朋友。但就像对我自己一样，我觉得朋友们的画也都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績。好像主要表现在追求“文化”多了一些，追求自我的“生命体验”少了一些。好在我们都还“年轻”，我想只要努力就会有进展。至于今后，绘画毕竟是很个人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更深刻地去体验我们这个时空的生命存在，更有意义地去表达这个体

验，至于表达出来是不是还要称作“新文人画”或是“新”的其他什么画，则并不重要。

“新文人画”就是这帮玩画的人取的一个名字，如此而已。那我为什么叫朱新建，怎么新？怎么建？当时就取了这个名字，其实没多少含义。就实际意义而言，假如这批人坚持用这个名字去画画，画出成绩来了，实际意义就大了；假如这批人画画也不过如此，没多大能耐，这个名就不会有多大影响。鲁迅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鲁迅写了很多好文章，人们才记住这个名字。

所谓我是“新文人画代表”、“怪才”、“奇才”之类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的，你凭什么说你画得一定比别人好？你们要写上“代表”、“怪才”、“奇才”，是市场操作的需要，或者搞什么展览，硬要这么讲，我也管不了。好似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喜欢吃甜，都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客观存在。有些朋友需要进行运作，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套，我硬要不肯呢，也蛮煞风景的。所以这个事情也带几分不认真，带几分调侃，真要认真起来，我怎么会认为这是真的呢？

这些都无所谓，他愿意这么讲就让他这么讲好了。就像猴王电池，企业要取产品名称，你凭什么不让取“猴王”这个名字？人家取名“猴王”，产品好卖，就取了。至于画家靠画什么画种，去注册什么商标，这个没道理。你凭什么叫“牡丹王”？平时随口讲讲，玩玩还可以。《水浒》里面，一丈青孙二娘，真有一丈高吗？我看不见得。什么智多星、神行太保，等等，人们随口叫叫而已，有这么几分特点，愿意这么叫，也就叫出来了。画画去注册商标，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美术活动也不需要政府、官方来组织，中国美术界的官方

活动，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这种做法随着计划经济的退出，也会慢慢地消失。你的作品出来有人看，有人喜欢，市场就大；你的作品没人喜欢，没人看，市场就小。当然市场小不一定作品本身不好。至于我倾向于什么活动，最好有那么一个人，能判我二十年，不让我出去，整天在画室里画画。到目前为止，要么单位规定参加的，完成任务；要么是朋友邀请的，人情难却，如此而已。至于各种美展评奖，这个好东西大家都想去捞，我花那么大精力去挤破了头，我傻啊！再说现在这些展览评奖，裁判员、运动员都是美协掌权的人，他们先跑了几圈，再让你跟在屁股后面，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里下下棋、画点画。

谈到“新文人画”，又得从稍微早一点说起，就是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国画这件事。我们稍微懂点事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的乌托邦时代。人民公社、大跃进，然后就是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全是阶级斗争，过着一种泛政治的生活，每一处生活的细节和角落里都充满着各种政治口号、政治标语。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戴黑眼镜的人就会一直跟着他跑好几里地，然后报告交通警察，发现了一个特务分子。那个时候小孩被煽动得很奇怪，可能现在的孩子已经没办法理解我们那时候的人都在想什么了。就是整天想做英雄，小孩天天把妈妈给他买早点的钱拿去交给老师，说是在马路上捡到的，弄得老师哭笑不得。

我从小时候就对中国画非常有兴趣，现在回忆起来，虽然官方的第一渠道，比如《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人民文学》不再宣扬这些东西，但它还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不知不觉地渗透，因为传统文化的力量很大，它是不知不觉的。有一次给同